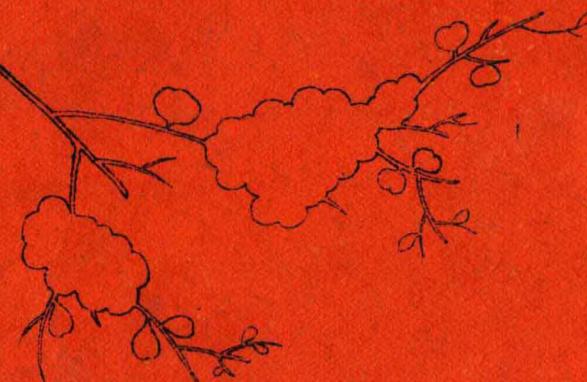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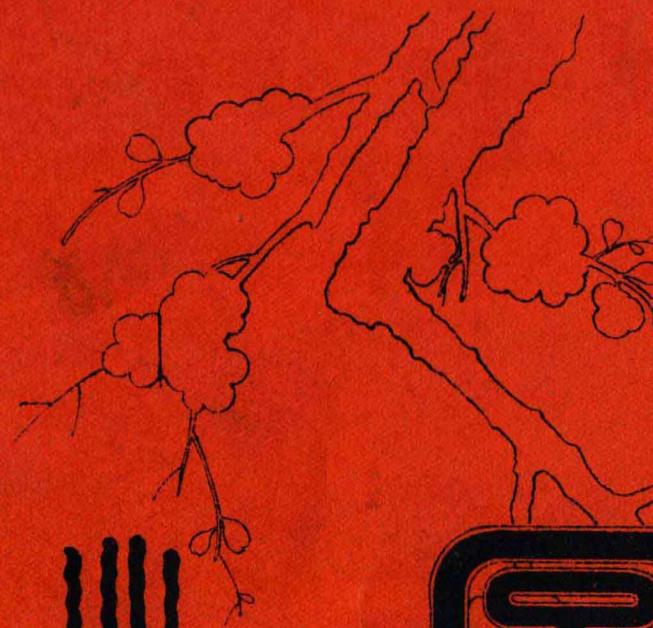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出版

圖書聖賢錄

24.6.4

華平民社印行



中華民國貳拾參年版

別聖蹟圖



火光社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一日出版



種甲

孔子聖蹟圖

全壹冊

定價壹拾貳圓

寄費
免收

鑒定者　屯留李炳衡

校勘者　普及圖社

北平民社

德友女學社
版權所有

發行者　北平民社
印 刷 者　京城印書局
永華印刷局

東華門外馬圈胡同十一號
電話東局一九八八

大四珍品價目表

新歐洲圖	中俄交界圖	孔子聖蹟圖	內府地圖	名種	別種
乙甲	乙甲	乙甲	乙甲		
種種	種種	種種	種種		
停四	停捌	陸壹	捌壹	定	
		拾貳	拾陸		
刊元	刊元	元元	元元		
				價	

孔子聖蹟圖序一

耀月少習道家言。不極尙儒者之術。第於六藝之文。亦一臣奉孔氏。蓋儒家晚出。實原從道家與墨名法同。莊周述天下篇。首列六經。六經者王官之書。自道儒墨名皆習治之。非儒術所顥祕也。顧六經羣典。實是正於孔子。於是乎儒家於世經術。功業獨深遠矣。若夫老聃言道德。而孔丘稱仁義。皆襄裏於慈孝忠信禮樂之文。此其塗術雖分。而其本氏則信一元。繇是以稽吾徒下遵儒言。寧如上法道術。吾故不非孔氏之學。顧於心所素嚮。而道爲近裏。此予平生攻學辛苦。經從門塗術路也。昔耀月四歲受讀。王父端肅公親授魯論。至微管披髮左衽之文。曾微示曰。今大清皇帝。是乃夷狄。而國俗編髮狹領。即披髮左衽也。耀月聞異。從深叩益。王父轉拒不答。曰兒長自知之。自是予迺疑及清皇朝非中國之正。於經必有不合。蓋應在孔書擯攘之例。勝清末造。耀月就學居東夷。方在同盟會。肇致力革命造邦之務。即以孔書春秋經內諸夏外夷狄義。爲爲學與行事體用。予得力於孔氏學者。於質如是。其不爲疑孔允矣。自耀月幼習魯論。嘿誦卷首所列史記世家。感傷仲尼聖者。沒世不遇。抱器無歸。洵然而涕出。其本自即同情於孔父者又明矣。第在徂東時。適有保皇黨康有爲。方以春秋公羊學。嚮時流號召。其徒楊度梁啓超張之。力倡尊王所以尊孔。修飾其術。而爲并合謬悠之言。虛聲高踊。脅吾黨所持攘夷用夏經旨。暨共和行政之謀猷。餘杭章炳麟抵書摶之。其燄轉烈。耀月方在弱冠。馮勇盛年血氣。遂用劇攻保皇黨之鋒。矢及孔子。旨謂今日中土優弱。夷胡猾夏。尊王固不足圖存。雖尊孔亦詎足救亡。因並孔氏學說未合時勢者。一例抨撻之。實犯孔氏遷怒之戒。是予在學術轉鋒始念也。歲光緒三十三年。便在日本東京刊行晉乘雜志。著晉乘說。詁釋乘義。於說既多。遂辭連孔氏。肇發端倡非孔論。而朔攻孔氏尊君之說。指斥孔氏評隱桓文譎正之非。論謂齊桓伐楚爲襄蔡也。其侵蔡爲蔡人嫁其怒歸少姬之未絕者。桓自以師出非正。稱名難歸。無以命於諸侯。迺假昭王不復菁茅不貢事。修飾師名。以掩過遂非。波及伐楚。殆殃及之。非桓始命師之旨。此管書所侈談爲管氏相齊。轉功因福計効之一。與伐山戎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其使事巧尤逾之。且桓侯伐楚。初無戰志。師次陘而不進。公羊高知之。於傳法即譏其有俟。曰俟屈完也。然則桓自始即旨在矢不相加。第帥師而嚮楚境乞和耳。故首以同好如何之辭。相歛動其大夫。終於以中國諸侯之君。對其臣盟。而楚子實不至會。且此會權實在楚。且實在其臣屈完。故穀梁赤傳法曰。楚無大夫。曰大夫。桓成之也。召陵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夫楚僭王號。實始偪周。江漢諸姬。惟楚實盡。傳稱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凡此何一不足。用爲奮撻荆楚之名。而桓之所以不舉列爲楚罪者。避重就輕。懼觸實而摶楚怒也。故

刺取楚罪。裁計予楚以可服之情。而苟善其班師之號。且周昭之世。漢非楚境。烏足令其任罪。是先自唐遁以作詰責。所以故示楚以得逃罪名之實。若方桓君臣之智數也。故合中國諸侯。軍雖加而楚不驚。轉以召其辭侮。楚固識桓師之取稱將旋。而洞察夫齊志。甚矣僞數之不足服人讐敵也。且桓之伐楚。距始立已二十九年。其距始霸。亦二十二年。顧此二十二年間。桓君臣之軍。征伐四略。而久未悟及楚有待加徵問之事。而須俟興師問蔡。婚媾匪寇成釁之年。使齊蔡而無隙。楚將不受師也明矣。夫春秋滅國三十六。實始於齊桓滅譚。然其禍裁成於桓爲公子初亡過譚。譚君未致盡禮。故得國首滅之。實開春秋滅國之例。是楚在春秋。滅國而翦王室。則亦行桓之志也。然則齊桓不問漢陽諸國之滅於楚。又自有其由。若夫於楚僭號。世儒必曰桓且慮責之而勿效。夫效與無效。非楚人罪與無罪之質情。桓不得因其力不能正名而加伐。而楚遂無罪。此理甚昭。即不能致討。詎不能致問。以申明中國之王章。夫楚自周夷王時。其君熊渠因王室微。興兵伐庸、揚、粵。開地至鄂。皆王室命圭之封也。而熊渠以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便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疵爲越章王。夫楚周室末命之爵。於五等子男田。此實以小國又其附庸。而越封子弟藩衛。僭天子號。偪王室。侮中國。不第自王於罪已也。逮周桓王時。其君熊通伐隨。隨人稱我無罪。熊通曰。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晉隨爲請於天子。王室不許。熊通怒曰。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便自立爲楚武王。然自熊渠之王。於後天子厲王暴虐。楚亦畏伐。自去王號。其後中國衰微。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於是至熊通而復王。然荆蠻既嘗始著慮及中國撻彼之情。寧後便無懼心。洎熊通再王。距齊桓之立。裁二十年。於年固非湮遠。雖曰楚輕中國。然顧遽敢無中國。使桓自有修華夏獎周室之心。遵奉王鉢。據以懲荆。楚人亦豈必不服法去僭。而桓實不爲。桓之無周無天子之心。自己昭若揭黎。蓋桓亦猶楚志也。以此而觀。穀梁傳稱首戴之盟。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陽穀之會。桓公綾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夫綾端搢笏而受朝。乃天子於諸侯之事。而桓侯也。實行之。傳所指諸侯諭志。此何志也。蓋穀梁之法。於論微矣。若夫晉文始立。疾中國諸侯之背中國而即楚。伐衛致楚。雖集謀取勝。然楚強宋弱。楚已圍宋。晉欲實修中國伯業。救其同盟。是也。侵曹伐衛。以致楚師。期於一接。以張諸夏討伐之威。是晉軍志。即軍謀也。不加師曹衛。晉境不與楚接。救宋師無近道。靡所假塗。何由出解宋圍。且存亡恤危。伯者之責。亦春秋所褒封衛遷邢城杞之心。何於取晉文獨不然。且文之存宋。銷患未成。保邦未危。亦詎待宋亡而後謀復之。如齊桓之於邢衛杞。舉俟滅逾二歲。方起而謀。以庸重要。興繼赫赫之功。且狄滅邢衛。淮夷病杞。桓俱不討。乃徙中國周封而避之。凡皆公羊穀梁二氏義法之所申惡。恥其非救。而著其不足平揚。若夫立魯僖侯。

而城魯。平魯內亂。於中國之功微。才足比於秦繆之定晉亂。然則世所褒美爲存三亡國繼一絕世。於質如是。名不稱矣。若夫九合之功。世儒所震。然亦詎甚多於晉悼侯之諱。異夫晉文謀諸侯之志。顥慮一而氣定。夫晉文之事。於造始師出有名。既取其正。至於計戰。理期在勝。不爲宋襄何害也。夫召陵之役。觀望遷延。齊實怯不敢進。城濮之師。大張撻伐。實死其帥。以張中國華夏之威。此案定矣。周惠王時。王子頽作亂。衛中國也。實召狄寇周。立頽而篡王。使天子蒙塵於外。桓爲伯主。而不振救。及弱鄭爲王。和戎不克。乃恚伐王城。盜殺子頽。納天子。此齊桓所優爲也。而不爲者。詎非不獎周室之志。及天王入。錫齊侯命。使討衛罪。其望於中國方伯者。於實如是。迨桓伐衛既勝。不明聲致衛罪。自取衛賂而還。仁義之假。亦復不顧。此何以稱邪。詎異獎狄衛以禍王室。襄王之時。天子弟叔帶。實召楊、拒、泉、皋、伊、洛羣戎以寇周。戎人入王京。秦晉實伐戎以救天子。時晉惠秦繆之世。晉未實強。洎晉惠侯平戎於王。王以召戎之難討帶。帶實奔齊。而桓不肯執。轉使使於王。爲帶請罪。天子怒之。而桓實亦止使管仲講戎於王而已。夫晉時霸業未啓。力不足治戎而理亂周之罪。故裁及爲王媾戎而止。齊桓霸業方盛。方南北伐國而西爲盟會。於責宜掖王室。討戎難。振中國之旅。誅夷狄而弔諸夏。詎翅以和戎於王。爲能事之盡。暨桓諷王召帶。帶自齊歸周京。轉以齊入之威。實通王后。王怒替后。而帶復以狄師攻王。亂臣奉之。以狄伐周而寇王城。俘周公卿。天子出居鄭氾。而帶實以王后別居溫。桓始終未之聞恤也。夷不亂華之謂何。洎齊桓殂。晉文方立一年。實首出勤王。圍溫迎天子。取帶而誅之。獎王平亂。功事昭灼。詎若桓身爲盟主。而坐養周京之禍。此亦一定案矣。若夫齊桓立一年而滅譚。立四年而滅遂。二十年而盡紀遺邑鄣。乃絕紀後。二十四年而逼徙陽。以兼其國。四十三年而滅項。是年桓歿。此乃終其身於滅國之事故。公羊法不予以穀梁義尤惡之。若晉文則終身有存亡之師。無滅人之國。苟言竊附仁義。雖假亦復何害。齊桓國危先去。不輔兄襄。爭立稱兵。實弑兄糾。故公羊稱篡而穀梁稱入以惡之。文侯則兄申生故太子先死。文以次當立。然於父獻公之死。弟奚齊卓子之死。再讓國不入。謝秦繆欲納之命。是以秦伯有仁夫之歎。且始及難。晉伐之於蒲。及弟夷吾立。復使使謀加之害。文侯肇出國。有再遠行以避禍。而無奪之心。是君子所難也。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是以霸業彌盛者。乃孔氏所彌非者。桓侯在位四十三年。而所創霸業。及身而止。且葵丘會始一年。狄首滅溫。溫王畿也。而桓如無聞。黃人恃睦于齊。而楚人滅黃。齊盟主也。而桓不能救。且自暮年。救徐不疾。謀鄫無成。皆齊近郊之國。狄人日侵鄭衛中國。地在周京之交。而不能相卹相振。暨桓之歿。一年。宋曹衛邾。即共伐齊。隳其伯業。而齊實敗於翫。轉由狄救之。裔不謀夏之謂何。於

業惡矣。若夫文侯垂老返國。在位裁九年耳。而晉自文襄。至於平昭。霸中國者。百有餘載。原羞稱無道之情。是孔子所益貶惡也。桓侯會不近三川。盟不加王人。而文侯屢會諸侯王畿之內。盟王子虎。河陽之役。且帥列國諸侯。修朝覲天子久廢之禮。齊桓德力。皆所未及也。若夫桓侯盟貫。以服江黃。逾年即用其師伐陳。江黃諸侯之事齊。非汎汎也。弦子江黃道栢姻姪之國。恃睦齊而不事楚。桓會首戴之年。齊不得謂非極盛。然楚人滅弦而齊不問。江黃近楚。實常從北方諸侯附齊背楚。以圖自保。然楚滅黃而齊師不出。若夫江人附晉。楚之圍江。文侯既殂。而襄侯且請命天子。告而救之。雖其力終不能救。然不能謂之弗救也。且齊桓之漠視黃亡。尚不及秦繆之痛視江亡。苟視晉襄秦繆之事。齊桓何以解於江漢同盟之國。然則黃從中國盟會。徒以取亡其國。而不得卜中國盟主義師之一出。弔亡伐罪。履丹青之信。後世之所以以是病桓也。葵丘之會。孟軻所稱五伯之盛。然晉獻侯實不莅會。桓威不及鄰晉。於事可徵。文侯之會。齊則無次。不與二事相權。於功量定。葵丘於會。九國實叛。桓不能問。曹衛叛侯。文實執之。威德之實。相去懸遠。取威定霸。後越於前。若夫文侯始喪。秦即滅滑。狄人侵齊。實因晉喪。荊楚僭號。不供王職。諸戎荐大交征諸夏之國。此舉夷翟亂夏之象。假使春秋而無晉文。實不知當幾人稱帝。幾國稱王。孔氏春秋大經。匡周攘夷之義。詎不準是。何獨於取晉文又不然。孟氏祖述孔子。稱盛之說。理無探要。且孟之推盛齊桓。與孔旨異。彼以葵丘五命。當代戰國諸侯。俱犯其科。稱桓之業。以非世主。示譏霸王。儒者筆伐口誅之效與能也。若夫孔子。則根氏異此。孔子本稱王道。黜霸道。而當世中國。適盛傳統晉文之業。孔子所持王道大術。首爲所扼。故身齋仁義之祕。敖游七十二君之國。卒無所遇。晉文餘業流風爲之患也。孔氏欲張其術。必首就伯業極盛者。而掊擊之。以抉當代之癰。而晉文之蹟。適合其擇。若夫魯自僖侯以來。世服於晉。至文成襄昭定五公。國君如晉者二十。而魯大夫朝聘於晉。亦二十七行。至定公十一年。魯及鄭平。始示叛晉。而實孔子攝行魯相之年。魯以諸姬之國。而肇叛同姓。百有餘年。中國盟主。孔丘仕魯之効也。孔子稱道。貶於晉文。自有其於國政之權術。否則孔子取棄不與人同曷邪。朱熹曰。自齊桓歿。楚侵列國。得晉文攔遏。如橫流泛濫。特作隄防。不然。列國渰浸必矣。此論詎非事理之持平。蓋亦有疑於孔氏之褒與惡。顧朱氏此論既得矣。復何阿附孔氏。而作伐楚伐衛之曲說。是朱熹佞孔之過也。耀月因釋晉史乘之文曰。乘者兵車之名。詩有元戎十乘。公車千乘之文。史有千乘之國萬乘之國之紀。傳稱晉車七百乘。韁鞬鞅靽。又曰晉以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史記亦稱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又傳。鞶之役。晉侯許郤克七百乘。郤子請八百乘。又曰。晉治兵於洙南。甲車四千乘。晉叔向曰。

寡君有車四千乘在。傳又有曰。晉車千乘在中牟。中行文子曰。晉師將爲輕車千乘。以壓齊師之門。又鄭人賂晉廣車輶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蓋軍制。八百乘於數六萬人。四千乘爲三十萬人。凡皆革車之法。周制賦車。賦車者。兵車也。凡六十四井爲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諸所云乘。即當此義釋。是以傳稱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帥言軍帥。乘車士也。又晉悼公使訓卒乘。親以聽命。又晉與楚遇靡角之谷。雍子發命曰。簡卒蒐乘。明日復戰。又晉中行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又宋公子城以晉師至于讐謂城曰。不死伍乘。軍之大刑也。而華軶以車十五乘犯師而出。乃至如衛文侯之季年。革車三百乘。魯侯蒐於紅。革車千乘。若夫晉悼侯之三駕。史實稱曰三興師乘。峯之戰。晉使齊封盡東其畝。齊對曰。唯吾子戎車是利。謂戎乘也。而韓之敗晉。秦筮亦曰。千乘三去。若是晉乘釋義。寧待費辭。而朱熹實云未詳。失晉人以戰立國義旨。羊舌肸作史立名幟志矣。蓋自唐叔虞受封。訖于三家分晉。無日不樹國於兵革而內。當時齊秦楚鄭赤白長狄。無一非大國強族。亦無一不與晉地犬牙交錯。是故晉史累言。狄之廣莫。與晉爲都。晉居深山之中。戎狄與之鄰。而遠於王室。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孫將弱。即若晉惠秦繆戰韓之次年。狄即侵晉。取狐厨。受鐸。涉汾。及昆都諸地。實因晉敗。是以當時與諸侯戰乃爭霸。與夷狄戰實爭存。一日不圖戰。即不能存。一日不厲簡卒蒐乘。即不可戰。考成王封弟叔虞唐地。在河汾之東。實方百里。國小民儉。夷狄雜處。至曲沃併晉。國漸强大。此時晉初啓山林。而齊桓已霸中國矣。晉之經國。顓側重於軍令之務。故其命卿。皆有軍行。其偶無軍行者。史則特著之。如命新卿郤缺之例。以此見其鄭重視之有如此。是以其於命宮。亦曰武宮。而侯者居中以示範。蓋國乃軍國。政教法度。亦軍民雜治。所謂制用雜霸是已。蓋時國於軍務之餘。其諸經邦之制。悉後其急。若夫古者惟用車戰。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晉人第與狄人大鹵一戰。毀車崇卒。餘皆用乘也。夷稽是役棄乘用步首尾。若魏舒所云。彼徒我車。所遇又阨者。謂戰地險。不便用乘也。以什共車必克者。增十人以當一乘之用也。困諸阨又克者。乘輒困於阨道。茲去乘故必克也。請皆卒者。去乘悉用步也。毀車以爲行者。毀其屬乘。爲步陳也。五乘爲三伍者。乘车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五。亦十五人也。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者。司馬法所謂五十乘爲兩。百二十乘爲伍。八十一乘爲專。二十九乘爲參。二十五乘爲偏。蓋皆準車數多少以爲名。雖之用卒。猶襲車乘戰之名也。若夫古者野戰作軍車。亦如今世海戰造艨艟。當爾之世。國彊與弱。實以兵車出數爲衡量。兵車便爲國力之表徵。考晉自武侯之世。尙一軍。此周桓王所命也。曲沃亦尙一軍。以異於晉。桓莊之世之事。史所謂王命曲沃莊伯以一

軍爲晉侯者也。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大國。自曲沃武侯覆其宗國。僖王命以一軍爲晉侯。遂貶從小國之制。蓋幾不立乎戎狄之間。惠王之世。獻侯自作二軍。以伐皋落諸戎。緩僵處之虞。襄王十九年。文侯蒐於被廬。作三軍。將以救宋。王二十年。文侯作三行以禦狄。王二十三年。文侯蒐於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蓋文侯初置三軍。復增置三行。實避天子六軍之名。至是舍三行作五軍。更爲上下新軍。是文侯造霸軍制遞嬗之蹟實。王三十一年。襄侯蒐於夷。復舍二軍。仍爲三軍。定王十九年。景侯作中軍。始爲六軍。僭天子軍制。靈王十二年。悼侯蒐縣上治兵。明年歸自伐秦。舍新軍。復三軍之制。世史美之。以爲得諸侯置軍之禮。周制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也。蓋周爲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此又全晉時軍制遞嬗之蹟實。考春秋列國世史。述記晉國軍制。爲獨翔駭。非以晉膺攘夷狄。卹勤諸侯。而保乂華夏之故。列國之史惟然。晉乘命史之志。復何於疑。是以晉國世史。亦即就其立國軍實之質。用爲紀列。豈必其猥重經武。寔則去軍旅事外。其足視爲當世大政。蓋後矣。故國史取名曰乘。實本其國家所尚。與國政所事。徇實規名之旨。與傳曰。子靈教吳乘車。今徵夫申巫臣在晉。始計罷楚。請使於吳。以轎之一卒適吳。舍偏轎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吳始伐楚。楚人始一歲七奔命。屬楚蠻夷。吳盡取之。吳以此大通於上國。申公以晉軍乘制。教之之效也。杜預曰。古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小偏。十五乘爲大偏。蓋巫臣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令吳習之。此則晉軍乘制。旁及列國。靡不復有之。茲陳數例。夫荆如平楚。魏云巍峩。號號邑巖。鄭稱基奠。虞象虎冠。芮示蔑草。越明域。連梁著地隆。其它比義。取徵不一。凡是中國名國。非惟中國。後世之西方諸國亦有然。若夫阿富汗爲標悍好殺之義。俄羅斯爲蠻野勇力之義。意大利爲畜牧之義。瑟米尼亞爲好戰之義。即今德意志也。凡是又不第於諸華。蓋舉凡夷夏。其情皆有同然。是以自古稱族命國。靡不自探抉其殊質。著事以取樹標。用自副自別其號徵。是以世之覘國者。第視其大事巨物。稱名。即識其國性嗜尚。蓋古者事物命名。無不咸具有寄意存焉其中者也。後世之人。第苦於未治古訓。苟一朝豁悟洞識。會理其旨。疇有不攢思古之情。而遙集卷懷昔先之緒。後世相沿晉史。稱乘之旨。凡記載曰史乘。宗譜亦曰家乘。稱號溢濫。而其義第取於載。昧厥朔旨。乘義狹矣。所釋乘義。其畧如是。蓋當時所持者富強之旨。而此所教示。乃軍國之義也。當時稱引。所說繁多。具體如是。然要其歸。不離乎非孔卑朱之見。由是論旨。進及孔子極體尊君而養重君權。舉桓侯雖不得鄭。亦不納鄭子華。不獎臣而抑君。是孔氏所譴。文侯則爲元咺執衛君。深犯孔子所忌。孔子之學。乃倚傍君主啖飯者。其平生所稱事君之訣。奉君之術。大氐視此。其褒貶

桓文於事不當。亦此致也。否則桓亦霸主。文亦霸主。上挾下令。其罪斯同。尊周攘夷。於例靡二。其謗與正之差。亦不逾百與九十。詎得夷惠蹠蹠。西施無鹽。如孔所稱。絕反無地。若夫桓文以力假仁。心皆不正。朱熹尙能道辨。詎有孔子坐昧不明。朱熹如以子華元咺二事。隴降桓文。尙不失探及孔氏立言命旨奧窓。乃膚舉伐楚伐衛二事。爲判二君優劣定案。是不第在朱熹於釋經旨淺陋俳陋。而其註書之潦疏誤世。不求深解可悲也。此論既出。其後一年。在所著迷陽廬問學錄。復歷詆孔氏入世之術。爲未合於至道。稱昔者道家之徒。嘗孔子爲巧僞人。吾深引爲詫怪。後求之魯論。乃得巧僞衆端。而備著其情。莫贍於鄉黨一篇。在鄉黨篇中。復莫若朝與上下大夫言時爲烈。孔子作春秋。固非世卿者也。何復有尊卑之見存。與下大夫言侃侃如。與上大夫言闇闇如。設上下大夫並時同存。晤言于處。則孔子之術窮矣。夫君子正顏色。出辭氣。苟欲笑啼齊聲。喜怒併貌。是難能也。且所訓與人敬忠之謂何。孔子固酷酒市脯不食者。然墨翟著其當厄陳蔡。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所由來而食。褫人衣以酷酒。孔丘不問酒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不坐。割不正不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反也。孔丘曰。來吾語汝。曩與汝爲苟生。今與汝爲苟義。吾固信其巧僞也。孔子作春秋。強公室。抑私家。誅亂臣。伐賊子。例至嚴也。然於怒齊景公之尼谿留封。則樹鳴夷子皮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教。高國、鮑、晏使母得害。田常之亂。復使子贛教吳伐齊。以弱齊公室。而彊其權門。以成齊政篡弑之禍。子贛一出。存魯亂齊亡吳彊晉而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聖人之行。忠於國而不擇於術。顧如此。若夫教田常弑齊君壬。而復入見魯哀君臣。請討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相魯君。得罪而出走。與邑人爭門關。孔子力決門植。而出季孫。凡此詎麟經義法乎。乃至公山不狃以費畔。則欲往。佛肸以中牟畔。則欲往。雖在子路。且復不懼。夫親於其身。而爲不善。君子不入。此子路以孔子之道。反質孔子之辭。若夫旣堅旣白。不磷不縕。是孔子旣具有可往之道。無可不可。於徵亦足信矣。顧又曷云吾豈瓠瓜焉繫不食。然則孔子之將欲從叛。其旨殆爲食乎。苟充此量。則士君子立身行道。雖當時之盜蹠陽虎可從。後世之黃巾青犧可附也。斯孔子必不然。夫君子謀道憂道。不謀食憂貧。亦詎非孔氏垂訓教人之典。苟依仲氏反質之方。則孔子此志。亦豈將爲謀道憂道之懷。若夫如有用我。吾爲東周。又豈作春秋之家法。而尊王大一統之經義。甚至非禮以見南子。復信誓旦旦以自明。雪衛靈侯載之後車。招搖市過。乃復不忍其醜。非自侮人侮乎。且明說仁義。而陰教弟子干祿之方。造言浮海以鳴高。反以斥子路之喜。當代以孔子不及子貢賢。今且以不如子路義也。昔齊晏嬰語景侯曰。孔丘浩居自順。盛容修飾以蠱世。繁飾邪術以營世君。而老聃送孔子曰。富者贈人以軒。仁者贈人以言。夫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

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然則晏嬰老氏。固有目擊所見也。其它著述。毛舉細節。紛叢叢矢。不可勝數。然亦第予一時激切。有故徵引而發之言。不過圖摧保皇黨人。其所在中國學術經言。馮託之城社。實非便以此諸等樸蔽小節。敢重有疑於孔父至聖也。且齊魯二論。皆仲尼弟子謀篇羣記。其所著事。寧足昭誠備信。謂便悉無神遷貌失。此其摹撫語言行事。叙聖無方。是諸賢之過也。又予小己此時本旨。期在傾覆人朝。別啓炎黃曾孫業宇。此事體大。所謂投鼠皇恤忌器。白刃當前。不顧流矢。妄殃齊聖。誠急毋擇言之至謬也。而此文於宣統元年。耀月主上海民吁日報時。復予揭載。山西巡撫丁寶銓氏方與晉人修怨。思藉兼中傷之。用五百白金。賄屬滿人翰林院侍讀榮光。據以入奏。主語稱士氣囂張。倡言革命。毀聖無法。紀綱蕩然。而刺取孔子靠君主喫飯原語。爲具奏之骨。摺上奉旨交學部議處。予一在蠻校學生。而遂挂朝參。列彈章。於例罕見。方吾黨革命鋒急。聖可權毀。何有於一朝人帝。獨立不懼之情可知。且予之說此。亦實如禮經有若所云。有爲之言。非其質矣。顧清庭京外臣僚。寧識予所用衷。旣遠復苦。驚爲覆孔。差足咄喟。自共和開國二十年餘。世降道散。華夏雖中國也。而民彝國常。實化於夷狄蠻貊狉榛禽獸。訖於今日。予迺慨然有今昔之懷。世道之嘆。復廻輿故路。持孔氏學。爲救世運。端治術。補弊救時之經文柯柄。此復予在學術甘苦回鋒轉念也。夫孔氏春秋之義。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此春秋禮經經旨。出據亂由小康入大同之達術。廣衢。雖儒術也。而不離乎道家之緒。此道儒有時術合之片驗。設曰於用。今亦其時矣。若夫自古賢學聖功。於世資用。亮不外諸彌偏緩弊。方今世偏與弊。非道與儒術並施。何由補救。此又予在學術治術今日恢廓繼念也。茲於李君炳衛編孔子聖蹟圖成。著爲此序。舉予四十年中。在學術治術思慮變遷涯略。所由臣孔而畔孔。由畔孔而服孔。無數歧亡。終發服膺之信。立懺悔之言。知我罪我。都非暇計。行年五十。自檢身過。方憂不及。詎敢文揜著善。自妄以妄來學。仲尼有云。君子之過。如日月食。過見更仰。勿足言過。雖弗敢似。思齊心切。昔鄉賢孫嘉淦游曲阜。至孔子墓。迺述史公書言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吾於孔子。今也亦云。共和開國二十有三年二月二日芮城景耀月太昭甫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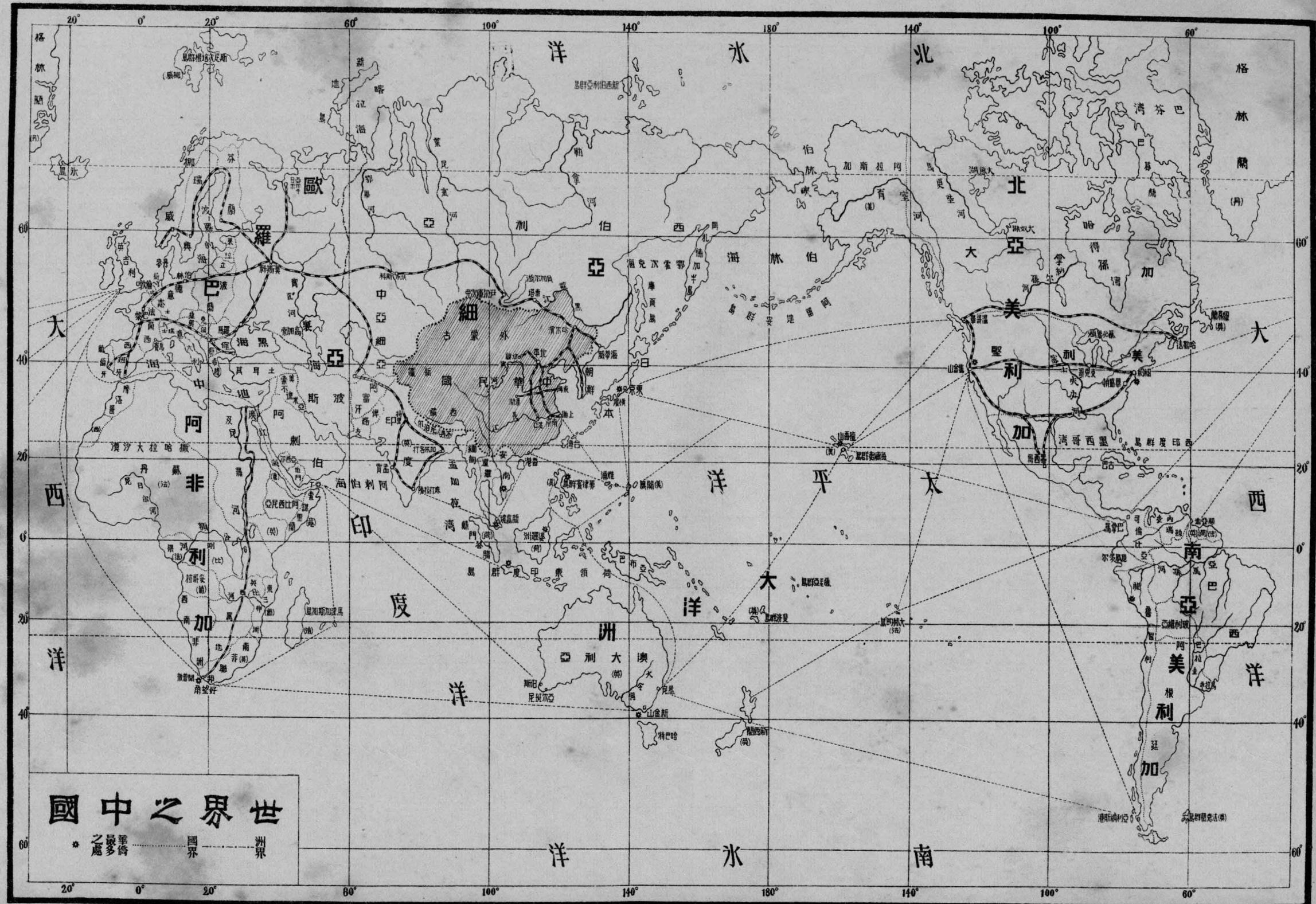
孔子聖蹟圖序二

先聖孔子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
命古今賢哲頌揚已多歷代帝王表贊
尤不可勝計予何人斯敢贅一詞惟世
風頽靡於今為亟聖經賢傳求人一讀
而不可得遑論引為立身之則宅心之
基哉雖然文字感人究不若圖畫之足
以動情緒而發深省此讀圖之所以貴
也上丰春予為民社圖書館蒐集中外
古今地圖之際無意中獲得孔子聖蹟
圖百餘幅於書肆其筆法工雋迥異尋
常審知確係名家珍藏之品雖稍有殘

蝕而精華偉麗幸依然全也展閱之餘
起敬再四因商於曹錫珍成集三諸君
旁採資料從事彙編敬謹影印與內府
地圖中俄交界圖新歐洲圖合為四珍
同時問世

海內鴻達倘不以微末為褻瀆則幸甚
矣時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北平民
社編輯主任毛留李炳衡謹序



東山坐園中

中國山業圖

鐵沙省國山脈流路
漠界界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15 80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45 40 35 30 25 20

東海濱省 東北 朝鮮 日本 太平洋

蒙古 蒙古

新疆 天山 天山

西藏 喜馬拉雅山 喜馬拉雅山

印度 尼泊爾 不丹 康巴 西藏 青海 西寧 西寧 西寧 西寧 西寧 西寧 西寧

英屬緬甸 法屬安南 越南 越南

85 90 95 100 105 110 115 120 125 130 135

阜曲之東山

號爲山以

尺例比

一之分千七萬二十一百二

50 100 200

38 37 36 35 34 33 32 31 30 29 28 27 26 25 24 23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12 11 10 9 8 7 6 5 4 3 2 1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西 中 東 二東 三東 四東 五東 六東

海 潟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北

河

黃

海

東

西

南

曲阜縣詳圖

一 窩
陽 縣

陽 窩

This historical map of Cixian County, Hebei, provides a detailed view of the county's administrative and geographical structure. The map is labeled with several county names: Yuxian County (宿陽縣) at the top left, Zixiang County (滋陽縣) at the bottom left, and Beixian County (鄒縣) at the bottom right. The central town, Cixian (磁縣), is marked with a large square. Numerous villages are plotted with small squares and labeled with their names in Chinese characters. Roads are represented by a network of lines, and rivers or streams are shown as wavy lines. A scale bar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indicates a scale of 1:100,000.

例 比

I : 100000